

□榕荫漫记 ■林叶

南风送我还 ——衣锦还乡的名洋客

建于1920年的福州采峰别墅占地2000多平方米,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,其他部分为园林庭院,房子气派,环境清幽。别墅主体已经采用钢筋混凝土技术,地砖等建材都从海外运回,砌墙用的砖是专门烧制的,上面有“采峰”字样,西式营造工艺与中国古典建筑装饰融合。它不仅是上下杭最独特的私人宅邸,也是福州目前保存得最完好的、典型的近代中西合璧民居建筑。别墅的主人叫杨鸿斌,一位南洋华侨,福州话叫“南洋客”。所以附近的人提到采峰别墅,常会说这是一处“南洋客的厝”。

“风人爱多风,当风胸辄爽。不竞笑南方,归舟凌浩淼。南风送我还,北风迎我往。顷刻驾长风,已出南荒壤。”这诗题名《仲冬望后连日舟行海中遇风》,是清末民国时期另一位福建籍南洋华侨、著名报人、诗人丘菏园在回中国的途中写的。诗句中“南洋客”横渡大洋、万里归乡的欣喜表露无遗,场景非常具有代表性。

“南洋”是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叫法,现在已经很少用了,指的是东南亚包括马来群岛、菲律宾群岛、印度尼西亚群岛、中南半岛沿海、马来半岛等地。早在几个世纪前的明代,福州人“下南洋”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了。从18世纪中叶起,西方各国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,开发殖民地需要大量劳动力。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清政府承认华工出国合法,这些因素共同带动了前所未有的“下南洋”大潮。福

州为沿海通商口岸,在这股大潮中首当其冲。出生在福州台江的杨鸿斌家境贫寒,19岁时就跟着朋友去马来西亚槟城谋生,也成为了“下南洋”大军中的一员。还有一种说法是,杨鸿斌从小就在码头卖光饼。当时的福州是通商口岸,外国船只很多,有一次杨鸿斌上船卖光饼没卖完舍不得离开,结果船开走了,他就这样“漂”到了南洋。到了之后,他先在商场当学徒,因为聪明勤快,办事干练,升为经理;后来自己创办公司,经营进出口贸易以及从事橡胶林、椰树林种植,成为槟城富商。赚到钱的杨鸿斌,和其他很多怀土恋乡的“南洋客”一样,满心欢喜、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“归舟凌浩淼”“南风送我还”,1920年,37岁的杨鸿斌回到福州。他在上杭彩气山南麓置地建别墅,取采五峰之灵气的寓意,命名为“采峰别墅”。别墅建得很考究,但并不张扬,因为坊门外还建了一条60米长、5米宽的马路,马道外才是临着上杭路的大门。大门设计得并不大显眼,这很符合杨鸿斌的个性。他为人谦恭,在福州做了很多回报桑梓的善事:创立慈善社,指定家属主持管理,资助孤苦无靠、生活困难的人,给产妇产“产粮”,给赤贫的人发“冬赈”,向孤儿院、医院提供资助;每年福州洪水期间,都免费熬粥救济穷人,坚持了十多年。遇到天灾人祸,他都挺身而出。1926年,吃了败仗的小军阀张毅逃到福州南港,一路烧杀抢

□时令物语 ■王霞

金陵的初冬,天气阴冷。喜欢早早地起来,煮一锅稠厚的粥品,放了些杂粮、小枣,儿子就说喝腊八粥了。

自上古时代起,腊八就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祭祀仪式,以祈求丰收和吉祥。据《礼记·郊特牲》记载,腊祭是“岁十二月,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”。因在十二月举行,故称该月为腊月,称腊祭这一天为腊日。先秦的腊日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,后来佛教传入,腊八这天是释迦牟尼的成佛日。他在苦修的六年中,每日仅食一麻一米。后人为了不忘他所受的苦难,就在这一天吃粥以作纪念,称这天为“法宝节”。腊八这一天吃粥的习俗,由此延续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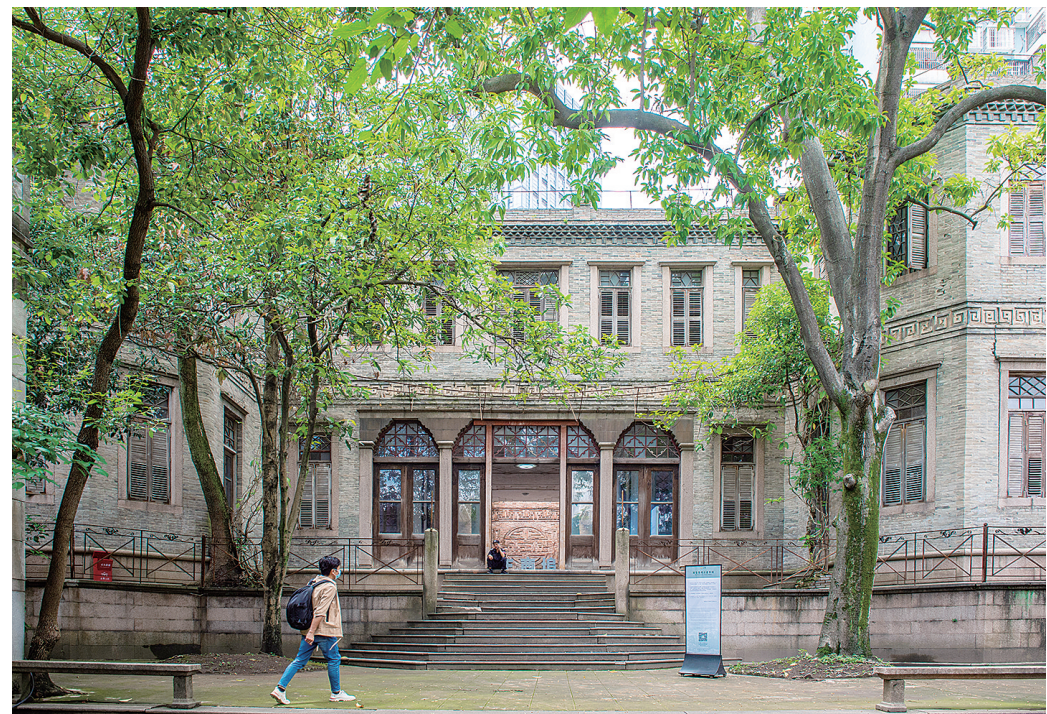
每逢腊八这一天,不论是朝廷、官府、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。到了清朝,喝腊八粥

的风俗更是盛行。晚清名士夏仁虎是金陵人士,他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:腊八家家煮粥多,大臣特派到雍和。圣慈亦是当今佛,进奉熬成第二锅。

据文献记载,清代时雍和宫里有四口煮粥的大锅,锅的直径为二米,一米五深,可容米数担。腊八熬粥时,第一锅粥是奉佛的,第二锅粥赐给太后和帝后家眷,第三锅粥赐给诸王和少主府,第四锅粥赐给喇嘛,由此可见这腊八粥与佛教渊源很深。

而民间却有说法,腊八粥是从“打斋饭”发展而来的。古代寺僧用箩筐沿门乞食,挑回寺内。食之有余,则将饭菜晒干收藏。到腊八节早上,用以制成粥,回报信施者,并为之祝福。故而,民间有“千年冷缸饭,一日腊八粥”之说。

在南京,每到腊八舍粥是毗卢



采峰别墅。林双伟 摄

掠。萨镇冰组建兵灾救济会,杨鸿斌给予全力资助。

关于杨鸿斌本人,所能知道的大致就是这样一些了。但是“南洋客”作为一个群体,在近代史上有太多故事可讲,大到资助革命、实业救国,小到修路造桥、帮扶乡亲。直到20世纪末,“南洋客”还以热心回报桑梓的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2011年,《福建文学》刊登过一篇陈丽桔写的《南洋客》,把当时人们对“南洋客”普遍的印象做了很生动的刻画。

“儿时,总觉得被称为南洋客的人是极其神秘的,他们身上似乎带着某种光环,但我又说不清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光环。只知道乡亲说起南洋客三个字时,脸上会流露出近乎崇拜的敬意;而对于有南洋客亲戚的乡邻们,别人总会羡慕地说:他家有南洋客哩!我家虽没有南洋客,但从人们的谈话中,我知道南洋客就是下南洋挣钱的人,他们漂洋过海,起早摸黑,辛苦打拼,终于挣到了钱。富裕起来的他们也希望家乡人能过上好日子,希

望家乡能繁荣昌盛,于是,大方地把自己千辛万苦挣来的钱,寄给家乡的亲人建设家园……”

昔日福州人下南洋有很多的原因。历朝历代都有跟随商船贸易留居不返的人。到明末清初,有人因不满清廷统治而前往东南亚,如长乐人郑会,因“大清入中国,不堪变服剃头之令,留发南投,客寓边和”。鸦片战争后,很多福州人是被诱骗贩卖到东南亚的,俗称“猪仔”。长期流传在福州的民间故事《贻顺哥烛蒂》,就是以福州开埠后,春香的丈夫陈春生被卖到南洋当“猪仔”为背景展开的。还有被正规招募去打工的,最出名的是闽清人黄乃裳,招募了福州各县农民前后三批上千人到马来西亚诗巫开垦,发展至今被称作“新福州”。除此之外,还有很多人在亲戚朋友的传帮带之下,为了谋生也到南洋打工、创业,凭着中国人的节俭、勤劳、精明,拼出了一番事业。采峰别墅的主人杨鸿斌算是一个成功的代表。除了他,福州还有很多著名的“南洋

客”。如1911年,今仓山区盖山镇郭宅的郭钦荣只身赴新加坡,后又邀请兄弟前来开办公司,到了郭家第二代郭鹤年手上,发展成为东南亚数一数二的跨国集团——郭氏集团,旗下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是世界著名的酒店集团,所属酒店遍布全球各地。

上杭路的采峰别墅建好后,杨鸿斌子孙三代人皆曾住过。1958年,杨鸿斌曾率领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回福州开展贸易活动,同年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国庆典礼,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。1978年,杨鸿斌的幼子杨振星移居香港,别墅才无人居住,交由杨家的亲属代管。2009年,采峰别墅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目前已完成了修复。除了采峰别墅,现在西二环路边上的华侨新村,是20世纪60年代归国华侨居住的地方,同样留下了不少“南洋客”的故事可以去探寻。

(特别鸣谢“福州有意思”文创孵化平台提供资料。)

深寒时节说腊八

就又想起儿时的腊八节。那时物质匮乏,喝腊八粥可算是奢侈。我家虽贫寒,但蕙质兰心的母亲把每一个节令都过得津津有味。开春时,她在院子的围墙下撒下了扁豆、芸豆的种子,到了盛夏,花落成果,一茬接一茬,都吃不完。母亲挑粒大饱满的豆荚剥开,取出豆粒晾晒收起。腊八前一天用温水泡上,晚上和杂粮一起煮,总要凑成八样。腊八的早晨,热腾腾的粥香甜可口。

另一种关于腊八的专属形式,是腊八蒜。在北方,每年腊月初八这一天,家里的老人都会剥出白胖胖的蒜瓣儿,用醋泡上,封存起来。这就是腊八蒜了。最好的腊八蒜要用紫皮大蒜放在米醋里浸泡。到了除夕启封,那蒜瓣湛青翠绿,蒜辣醋酸相融在一起,是吃饺子的绝佳佐料;还可以用来凉拌凉

菜,味道出奇的好。

母亲在世,年年都做腊八蒜。她说,这“蒜”同“算”。在过去,进了腊月,商家、地主都要盘点一年的收获和账务,该还的还,该要的要。腊八这天要债的债主,要到欠他钱的人家送信儿,提醒还钱。后来,用蒜代替“算”字,以示忌讳。其实欠人家的,终究是要还的。

母亲去世后,忙碌的工作常常使我忽略了很多节令习俗,但腊八蒜总是要腌的。因为,那每一瓣蒜中都深蕴着怀念,每一滴醋都深藏着眷恋。

“腊月风和意已春,时因散策过吾邻。”腊八,这个标志着最寒冷的日子,其实也是春回大地的预兆。人们在香甜的腊八粥里,或者是在酸辣的腊八蒜中,品味着一年酸甜苦辣的经历,企望着新的一年有甜美幸福的收获。